

台湾少数民族研究文库

台湾 少数民族研究 论丛

— 第三卷 —

吴安其 主编

Collected Articles of the Study on the

• Ethnic Minorities in

Taiwan

— The Third Volume —

民族出版社

Collected Articles of the Study on the
Ethnic Minorities in

— The Third Volume —

台湾

少数民族研究
论丛
第三卷

吴安其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台湾少数民族研究论丛. 第Ⅲ卷/吴安其主编. -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6. 12 (台湾少数民族研究文库)

ISBN 7-105-07969-X

I. 台… II. 吴… III. 少数民族-民族文化-台湾省-文集

IV. K280.5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11945 号

台湾少数民族研究论丛——第Ⅲ卷

编 者: 吴安其

策划编辑: 倩 男

责任编辑: 龚黔兰

责任印制: 石小娟

封面设计: 智见设计

排版制作: 北京金若龙文化公司

出版发行: 民族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电 话: 010-58130038 (编辑室)

010-64224782 (发行部)

网 址: www.e56.com.cn

投稿邮箱: gongqianlan@sina.com

印 刷: 迪鑫印刷厂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字 数: 310 千字

印 张: 15

定 价: 34.00 元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台湾少数民族研究文库》序

台湾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整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丰富的内涵，历来为学界所推崇，素有“东南亚民族学的宝藏”、“中国上古史之活的史料”、“为整个环太平洋文化的重要据点”等评价（凌纯声语）。唯其如此，半个多世纪以来，海峡两岸的学者，在这块学术研究领域里耕耘不辍，留下了诸多富有学术价值和参考价值的著作。

1

基于弘扬中华民族文化、加强台湾少数民族社会历史与文化研究这一宗旨，由国家民委民族问题研究中心牵头、中央民族大学台湾少数民族研究所执编的《台湾少数民族研究文库》（下称《文库》），拟精选一批涵盖历史、文化、语言、教育、宗教、文学艺术、社会发展状况等领域，反映台湾少数民族人文学科学术水平的、高质量的著作，以学术专著、编著、译著、教材、调查报告、论文专集等形式，纳入《文库》系列丛书。除隆重推介有一定影响的代表性著作外，《文库》还将着力于支持和组织专家学者开展实证性和有现实意义的理论研究，并将其成果列入出版计划。通过以上两大系列学术成果的规划和推展，以期构建一个独树一帜的、具有较高学术理论水平的台湾少数民族人文学科领域的平台。

我们希望《文库》既负载台湾少数民族人文学科学术研

究重任，也促进两岸民族文化交流。我们深信：凝聚着海峡两岸广大学者睿智和热诚的《台湾少数民族研究文库》的问世，一定能够为台湾少数民族研究事业的发扬光大和繁荣发展做出有益的贡献。

刘宝明

2006年12月

《论丛》序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居住在台湾的高山族历来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展台湾少数民族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认识台湾少数民族发展的历史，也有助于理解当前台湾的“族群政治”及其社会根源；既有利于两岸人民的经济文化交流，也有利于整个中华民族的和谐发展，而且最终有利于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1

中央民族大学台湾少数民族研究所于2006年4月成立，旨在推动台湾少数民族研究、构建两岸文化交流学术平台。《台湾少数民族研究论丛》是台湾少数民族研究所主办的综合性学术论著。该《论丛》将以现代民族理论及人文科学理论为指导，包括政治、经济、历史、语言、文化、教育等研究领域，尤以台湾少数民族社会现状、文化变迁以及两岸民族政策与关系的研究为重，以期推动大陆台湾少数民族的学术研究。

《台湾少数民族研究论丛》首期推出的系列论文，汇集了半个多世纪（1949年10月至2006年12月）以来，大陆学界发表的台湾少数民族研究的文章。这些文章涵盖了历史、社会、语言、文学、文化习俗、宗教、教育、现状等各个领域，其作者既有在专业研究领域中筚路蓝缕、几十年如一日耕耘不辍的老专家，也有在新研究领域开拓进取的中青年新秀。不同

时期发表的论文，可以说无不凝结着老中青三代学者的心血，来之不易，实属难得。现在结集出版，除表达我们对他们刻苦、敬业的研究精神和业绩的崇敬外，也寄托着以此为基础和起点，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开创台湾少数民族研究新天地的期望。

祖国大陆对台湾少数民族的研究，如果从著名民族学家林惠祥教授 1929 年亲历台湾田野调查，1930 年发表的《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算起，历 70 余年。初创时期，林惠祥、凌纯声、卫惠林、陈绍馥、李亦园、张光直、陈奇禄、董同龢、丁邦新、李壬癸等著名学者，既开风气复为师，开辟之功，堪称卓绝。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海峡两岸又有一批学者继往开来，在各自领域，奋发有为，各领风骚。他们发表的论著数以百千计，为民族学、考古学、语言学等学科殿堂的建成做出了重大贡献，功不可没。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大陆 1950 年以来在台湾少数民族研究方面的投入和建树。1951 年，中央民族学院（中央民族大学前身）在语文系（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前身）建立以台湾籍少数民族学者为主体的高山族语文教研室（现台湾南岛语教研室前身），从事台湾少数民族语言文化教研；在历史系成立民族研究部，其中设置高山族历史和教研人员的建制。这两个系科“文革”前曾招生授业。“文革”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民族语言专业的建制和规格从大学本科教育提升为硕士、博士研究生教育，现在设有“台湾少数民族语言与文化”研究方向的博士点。厦门大学历史系 50 年代起设有高山族历史与文化的教研机构，承担着培养本科、硕士、博士三个层次专业人才的任务。此外，在其他一些高等院校，也有从事台湾少数民族教学和研究的专职或兼职人员。毫无疑问，大陆半个多世纪

以来在台湾少数民族领域的研究成就，是同中央民族大学、厦门大学及其他院校，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专家学者的努力分不开的。

毋庸讳言，我们在台湾少数民族研究领域还存在诸多不足或者说欠缺。例如，我们的专业研究起步较晚，研究的关注点重传统轻现状，重文化轻政经，重现象轻过程，研究领域尚有盲点；囿于两岸长期阻隔的政局，妨碍甚至阻塞了学术调研和信息资源的正常交流，也影响学术观点的正常讨论；专业人员较少，与形成专业意义上的人才队伍和研究规模这一目标，还有相当距离。这些不足或缺欠是历史和客观因素所导致，不是作者个人能力所能超越的。因此，这次结集出版时，对入编论文的处理，基本采纳原作者发表时的文稿，不作文字和注解勘误以外的增删、修订工作。这点，我们需要特别加以说明，谨请读者见谅。

回顾和检阅台湾少数民族研究的 50 多年历程，成绩固然可贵；而展望未来、发扬光大我们的研究工程尤为紧迫。在中华民族文化发展史上，台湾少数民族研究无可替代的现实意义和学术意义，已为学界和国人所认同和重视。随着世局的变化和祖国统一大业的迅速发展，台湾少数民族研究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愈加突出地展现在大家面前，任重而道远。中央民族大学台湾少数民族研究所热忱地希望：《台湾少数民族研究论丛》的推出，不仅是一个历史的总结，而且是新旅程、新篇章的开始。让我们的研究队伍不断壮大，让我们的台湾少数民族研究事业繁荣发展。

编 者

2006 年 12 月

目 录

大陆有关台湾南岛民族语言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 曾思奇 / 1

南岛语研究与台湾土著的分类 / 曾思奇 / 19

台湾原住民的语言及其历史

——兼论南岛语数词反映的南岛语史 / 吴安其 / 35

阿眉斯语概况 / 曾思奇、田中山 / 56

阿眉斯语的基本词缀及其复合机构分析 / 曾思奇 / 96

谈阿眉斯语的基数概念 / 曾思奇 李文甦 / 120

阿眉斯语、排湾语、布农语重叠构词

1

比较研究 / 曾思奇 李文甦 / 131

阿眉斯人的亲属基本称谓析 / 曾思奇 / 155

布农语概况 / 曾思奇 李文甦 林青春 / 167

布农语语素 -an 的构词功能 / 李文甦 玛哈桑·达和 / 193

布茨努克村排湾语概况 / 曾思奇 李文甦 / 200

台湾高山族文乐村排湾语概况 / 陈康 / 235

排湾语动词的时态及其语法范畴 / 曾思奇 / 259

排湾语形容词述略 / 李文甦 / 271

排湾语名词的构成及特点 / 曾思奇 / 279

台湾卑南语 / 陈荣福 李杰 曾思奇 阿霞 / 301

- 赛德克语概况 / 陈康 / 322
- 赛德克语动词命令式的协合音变 / 陈康 / 338
- 嘎玛兰语概况 / 曾思奇 / 348
- 台湾高山族泰耶尔语概况 / 陈康 林忠 / 383
- 论台湾南岛语言的语流音变
——兼论书写系统的有关正字法问题 / 陈康 / 408
- 试析台湾平埔族语言转用问题 / 杨梅 / 430
- 阿美语文教学构想及有关问题的探讨 / 曾思奇 / 444

大陆有关台湾南岛民族语言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曾思奇

大陆对台湾南岛民族语言的研究，首创于 20 世纪 50 年代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文系。我 1959 至 1963 年曾在该系攻读台湾南岛民族语言，毕业后又从事专业研究十多年。如果论辈排行的话，算是师承开拓者的第二代“传人”。一个跋涉者，在经历了一段坎坷的征途之后，回眸逶迤身后的曲径，展望眼前延伸天际的旅程，成败姑且不论，一番风雨沧桑的感慨与议论，却早已骨髓在喉了。我自然也不例外。1991 年 8 月在酷暑难耐的北京幸会东吴大学的孙大川先生，“宾馆”一席晤谈，受益匪浅，于是承大川先生美意，遂有这篇灯下伏案的《回顾与展望》。所论倘有不妥，谨请赐教斧正。

一、三十五年的历史回顾

大陆对台湾南岛民族语言的研究，以“文革”发动（1966 年）为界限，分为“文革”前十年（1956 至 1966 年），“文革”中十年（1966 至 1976 年）、“文革”后 15 年（1976 年至今），经历了波澜起伏的发展道路。

（一）“文革”前十年——创建教研室和首届招生

大陆对台湾南岛民族语言的研究，几乎与中国其他少数民族的语言研究同时起步。1951年中央民族学院成立，翌年创建的少数民族语文系，在著名语言学家马学良先生的领导下，几年间建立了各民族语文教研组，它们包括第一教研组（藏语）、第二教研组（彝语、纳西语、傈僳语、拉祜语）、第三教研组（维吾尔语、哈萨克语）、第四教研组（苗语、瑶语）、第五教研组（景颇语、载佤语、佤语）、第六教研组（壮语、布依语、傣语、侗语、水语）、第七教研组（蒙古语）、第八教研组（高山语）。这些教研组是按照语言系属构建的，虽然后来根据情势变化和教研需要，有所调整分合，但以台湾原住民族语言为研究对象的第八教研组，始终以独立的建制存在。这一方面因为研究对象本身，即台湾原住民族的语言隶属于南岛语系（又称马来-波利尼西亚语系），同大陆其他少数民族语言系属不同，有其独特的特点；另一方面，台湾南岛民族语言的研究工作在中国民族语言研究事业中占有特殊的不可忽视的地位。按照当时大陆对台湾原住民族称“高山族”的习惯，教研组对外称“高山族语文组”。

1954年何汝芬先生（蒙古族、女）受命组建高山族语文组。第一步即招揽嫻操民族语言、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台湾籍原住民族人才，以及有志于台湾南岛民族语言研究的汉族及其他民族的学者。通过各种渠道调查、考察，甚至不远万里寻访，足迹几遍华北、华中、华东等地，陆续从河北、上海、福建等地请调田中山（阿美人、台东籍）、林登仙（阿美人、台东籍）、林青春（布农人、高雄籍）以及马荣生（排湾人、屏东籍）原住民族同志，同时从中国社科院民族

研究所聘请了陈玉舜先生（女、印尼归侨）、邱顺兴先生（马来归侨）和外交部精通日语的李长信先生。一行八人，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从五湖四海荟萃中央民族学院，组成教研室第一代骨干力量，于1956年9月正式成立“高山族语文教研组”，组长何汝芬、田中山。后期，陈荣福先生（卑南人、台东籍）也调入教研组任职。当时教研组成员多数是30岁以下的年轻人，学有专长，壮志凌云，有一股开拓者那种“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劲头，使初期的教研工作充满朝气。

大陆的台湾南岛民族语言研究的起步极为严峻与艰难。首先由于海峡两岸阻隔，无法亲临实地进行调查，手头又缺乏可供参考的资料。当时国内外有关台湾原住民族语言研究的资料，特别是日本学者三四十年代的调查资料，图书馆均告阙如，因此教研组的开创完全自力更生、白手起家。何汝芬、田中山等先生从实际出发，确定阿美（阿眉斯）语、布农语、排湾语为先期开拓项目，开始繁琐的记音整理。系主任马学良教授莅临记录，根据田中山、林登仙、林青春、马荣生的发音，确定了字母音位，并指导解决记音过程中出现的疑难问题。

教研组按照语种画分三个专业组：阿眉斯语组有何汝芬、田中山、林登仙，布农语组有陈玉舜、林青春，排湾语组有邱顺兴、马荣生。李长信后来参加了排湾语组。每一语种由精通母语的本民族老师和研究人员配合，彼此建立一种互学互帮的关系。双方都是师生兼任，教学相长，共同提高，从而完成了阿美、布农、排湾三种语言的音系归纳，积累大量的语料，并编写了包括语音、词汇及语法等内容的教材初稿。

1959年夏，台湾南岛民族语言研究专业向全国招生。首届通过“全国高等院校统一考试”合格，招收专业本科生九人。生源大部分来自福建，少部分来自北京。笔者是来自福建漳州地区的一名学生。在高等学府开设台湾南岛民族语言专业，培养研究人才，不仅在中国历史上是破天荒的奇迹，在当今世界上也极为罕见，因而其意义已远远超越语言学研究的范畴，为世人所瞩目。

首届台湾少数民族语文专业学生由于有高中学历基础，文化水准较高。在从学四年间，一方面加强普通语言学理论的学习，马学良教授亲授“语言学概论”；在学习中国通史、民族历史及有关民族理论的同时，系统地学习台湾地方史和原住民族历史等学科知识，聘请施联朱教授讲授“高山族简史简志”。在专业方面，专攻阿眉斯语，头两年开设“阿眉斯语会话”、“阿眉斯语讲读”以及“阿眉斯语语法纲要”等课程，民族语课程由田中山先生担任，语法理论由何汝芬先生主讲；后两年兼修第二种民族语，先后开设“布农语会话与讲读”、“布农语语法纲要”，布农语会话与讲读由林青春先生担任，语法理论由陈玉舜先生主讲。此外，举行排湾语的辅导讲座。

事实证明，“文革”前十年台湾原住民族语言研究机构的建立及专业的招生，培养和储备了人之后，为人才，为大陆有关台湾南岛民族语言与文化研究奠定了一块基石。

（二）“文革”中十年——专业机构及其研究名存实亡

“文革”运动排山倒海的冲击，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教研机构几经删减合并，民族语文专业普遍停止招生。系属教研组由原来八个合并成三个，除藏语与新疆几种民族语单独

建制外，其他民族语合并为一个教研室，无休止的“政治学习”代替了正常的专业研究，1969年后大部分教研人员下放“五七干校”劳动或调离，少数民族语文专业名存实亡。

“文革”给台湾原住民族语言专业的劫难尤为严重。长期积累的语言资料，包括已编撰的教材、手抄稿、图片资料散失殆尽；尚待整理的数以万计的词汇卡片，连同卡片盒荡然无存。十年苦心经营的心血尽付东流。

教研人员的遭际则更为坎坷，何汝芬先生根据“革命委员会”的指示提前“退休”。田中山、林青春，林登仙、马荣生都到湖北潜江、河北某地“干校”劳动，直到1975年前后才陆续返校。留系的首届毕业生曾思奇1969年到湖北“干校”劳动，1971年调离，分配到福建省平和县崎岭公社中学教书。陈玉舜先生于“文革”中调回民族研究所，赴河南省“干校”劳动，“文革”后去香港从商；邱顺兴先生“文革”前申请去新加坡探亲，从此定居不归。李长信先生调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大陆的台湾南岛民族语言专业，就这样名存实亡，濒临灭绝厄运。

（三）“文革”后十五年——重建专业和初创成果

“文革”后少数民族语文专业逐渐复苏。1980年宣告成立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1986年原语文系规划三个系，即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一系（包括蒙古语、藏语、朝鲜语），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二系（包括维吾尔语、哈萨克语），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三系，即包括南方各少数民族语言专业。语言研究所与三系实行系所结合，著名语言学家戴庆厦教授任系主任兼所

长。台湾南岛民族语言教研室是下属一个单独机构，称“高山族语言文学教研室”，室主任曾思奇。

“文革”后，田中山、林青春、林登仙、陈荣福、马荣生等相继重返教研室，之后曾思奇、李文甦从福建奉调“归队”，专业研究又从自我记音起步，汇集词汇，扩及长篇资料整理，凭借对专业的热忱与艰苦努力，重建了资料库。阿眉斯语、布农语、卑南语和排湾语按照会话、讲读、语法的体例重新编撰教材。专业重建尽管困难重重，但在师生两代人的共同努力下，教研工作逐步打开了局面。

1985年秋，台湾南岛民族语言专业通过全国统考，招收专科学生10人。生源来自福建闽南、江苏两地的台湾籍后裔，其中有3人是阿美人、泰雅人子弟。为了在两年时间内更好掌握专业知识，根据学生志愿与专业需要，编成三个小班，分别主修阿眉斯语（5人）、布农语（3人）、排湾语（2人）。课程包括专业必修科目，主要有“阿眉斯语会话与讲读”（田中山、林登仙担任）、“阿眉斯语语法”（曾思奇担任）、“布农语会话与讲读”（林青春担任）、“布农语语法”（李文甦担任）、“排湾语会话与讲读”（马荣生担任）、“排湾语语法”（曾思奇担任），同时开设原住民族民间文学、民俗学、历史学等基础课。专业上虽然主攻一种民族语言，比过去少，但文史方面的知识相应增强，初步形成语言与文化并重的格局。

这期间，除重建专业和招生之外，专业研究取得突出成果。教研室同仁通力合作，出版有关语言与文化著作多种。比较重要的有：《高山族语言简志（阿眉斯语）》（何汝芬、曾思奇、田中山、林登仙，1986年4月，民族出版社）、《高山族语言简志（布农语）》（何汝芬、曾思奇、李文甦、林青

春，1986年7月，民族出版社）、《高山族语言简志（排湾语）》（陈康、马荣生，1986年7月，民族出版社）、《高山族语言文学》（论文集，1988年3月，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高山族风俗志》（许良国、曾思奇，1988年2月，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台湾阿眉斯语语法》（曾思奇，1991年5月，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其中，阿眉斯语、布农语、排湾语等简志，列为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台湾阿眉斯语语法》是大陆有关台湾南岛民族语言语法研究的第一部专著，中国著名的语言学家马学良和李壬癸两位先生均惠序予以肯定。这些著述以及刊载于报刊的许多论文，都是数十年台湾南岛民族语言与文化研究的可贵成果。只要回想这些成果来之不易，都是在经受“文革”十年劫难之后相当困难的条件下辛勤耕耘的收获，字里行间凝结着整整两代人的多少心血，内心就油然而生一种纯洁而高尚的自豪感。这也许就是古人所说的“敝帚自珍”吧！

二、语言文化研究的若干体会

大陆的台湾南岛民族语言研究风风雨雨35年，其间，虽然有挫折和低沉，但是它毕竟作为一门严肃的科学生存下来，而且有所发展，其中一个重要原因，20世纪50年代大陆少数民族政治上的崛起以及民族意识的觉醒，促进了各民族对母语的追求与研究，甚至创制文字。台湾原住民族在政治范畴上以“高山族”之名，属“民族大家庭”中享有平等权利的成员之一，在海峡两岸对峙的特定政治情势下，具有某种特殊的意义。这些政治性因素造成一种助动力和机遇，使台湾